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三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穀梁赤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逺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内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

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桓公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

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

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日逺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

御廪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

粟而内之三公三宫米而藏之御廩夫甞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甞以為未易災之餘而甞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公

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

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五月葬桓王

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

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

謂之隕豈雨說哉

甲午治兵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

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

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公子慶父如齊閔公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

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

子而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冬十月不雨

冬十月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

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柰何晉獻公伐虢得

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宫宫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宫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

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

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
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
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
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
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

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壬申公朝於王所

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於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於王所其不月先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僨

矣

雨螽於宋文公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夏逆婦姜于齊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

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

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

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接菑不正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宣公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

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逺君殺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初稅畒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畒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畒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冬十月 成公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鞍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

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傲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

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九年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莒人滅繒 襄公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閽弑吳子餘祭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

閽不得君其君者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閽弑吴子餘祭仇之也

大饑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

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公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秋蒐于紅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定公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

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

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

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貽托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救舉重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

楚師敗績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

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庚辰吳入楚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

利居人之國故及其狄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

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哀公

黄池之會吴子進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國也斷髪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吴進矣吴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

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四

五帝　漢司馬遷　本卷同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秦始皇

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

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

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繇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葬長陵

孝文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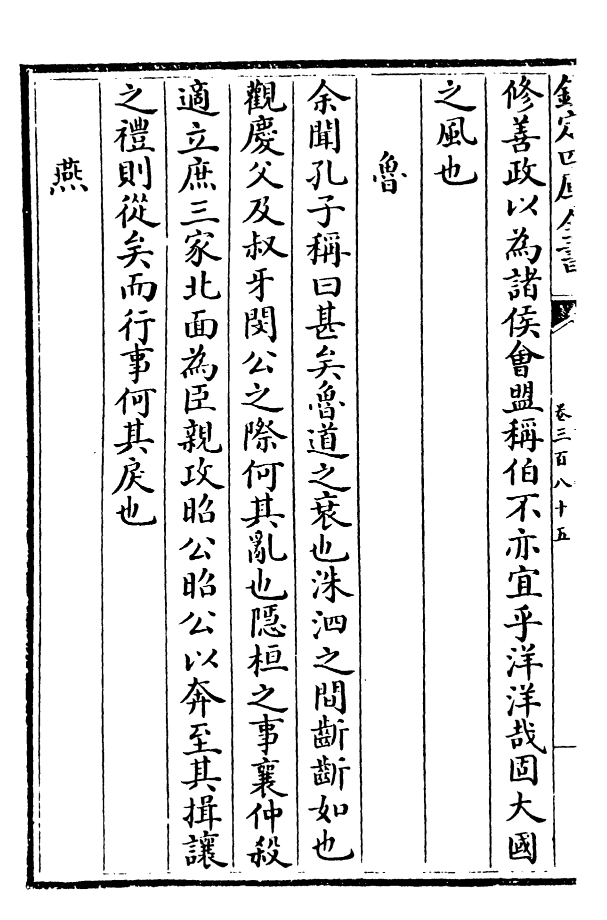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懐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吳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齊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



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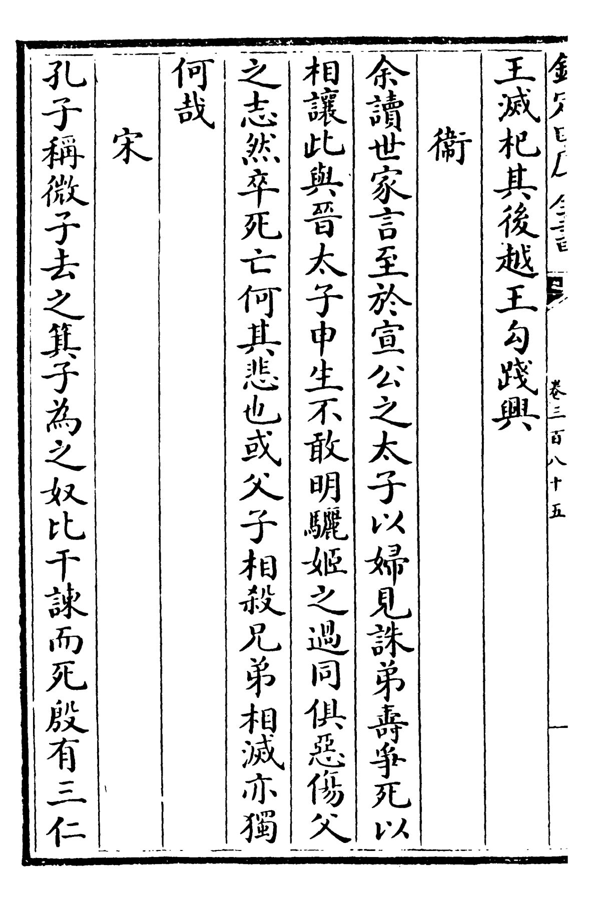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台公與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廹蠻貉內錯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台公之遺烈耶

陳杞

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



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衛

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

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馬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楚

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

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

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吴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鄭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傅瑕是也傅瑕雖以刼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

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説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田齊

蓋孔子晩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佪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巳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葢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楚元王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内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蕭相國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

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嘗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

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五宗

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管晏

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説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

所欣慕焉

老莊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

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

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龎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

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商君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緣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

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嘗君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葢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説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𢃄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

民奉祀不絕也

范雎蔡澤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强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樂毅

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

兵以正合以竒勝善之者出竒無窮竒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戸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

同死生輕去就又奭然自失矣

刺客

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沬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

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張耳陳餘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

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賔客雖盛所繇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雖微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

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

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

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内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

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儋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髙節賔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酈滕灌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髙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劉敬叔孫通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欒布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

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焉

袁盎晁錯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

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

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吴王濞

吴王之王繇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近及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吴耶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耶

魏其武安侯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李將軍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覩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

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將軍驃騎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南越

尉佗之王本繇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

佗得以益驕甌路相攻南越動揺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吕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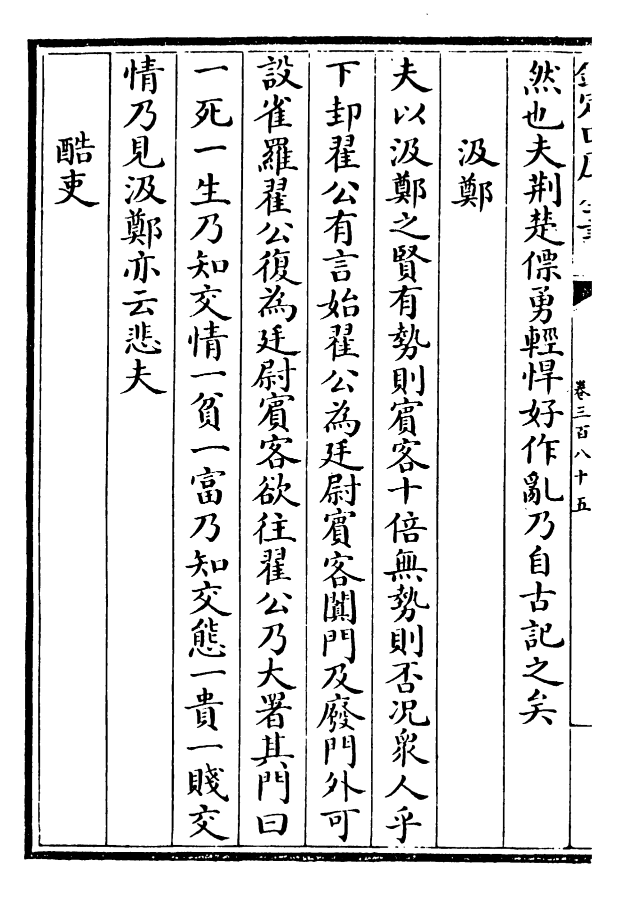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説然其要歸引之節儉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



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汲鄭

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賔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賔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賔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酷吏

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辨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瞻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

鋸項天水駱壁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大宛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九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

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五

高帝 漢班固 本卷同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

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葢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

之應得天統矣

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甞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曵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

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景帝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

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

武帝

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

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主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户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徳殷宗周宣矣

元帝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㓻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之風烈

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

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家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平帝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

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
上民怨乎下莽亦不能文也

楚元王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
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
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
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

星之度有意其推本言之也嗚乎向言山陵之戒於今

寀之哀哉揩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

之益友與

蕭何曹參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録録未有奇節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鑰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

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

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蒯伍江息夫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

世緇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已疏

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酖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况哀公之

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

乎游夏而曰管晏未及伊吕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公孫弘卜式倪寛

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賔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

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兹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

藝詔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

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
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
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
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

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武五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

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繇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内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宽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

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萬年

鄭弘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耳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

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懑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觧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吕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退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茍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霍光金日磾

霍光以結髮内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用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方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

狄亡國羇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辛慶忌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

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雋疏于薛平彭

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節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

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王貢兩龔鮑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禄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吕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以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

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以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

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烏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可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

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禄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汚絶紀唐矣

韋賢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紜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

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眭兩夏侯京翼李

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

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容以失身悲夫

蕭望之

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為便嬖宦竪所圖哀哉不然望之
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馮奉世

詩稱威儀抑抑惟徳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
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
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
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
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匡張孔馬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王商史丹傅喜

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

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
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
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
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
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
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
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何武王嘉師丹

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効於後當

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

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

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揚雄

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

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

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

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

求於外於時人皆留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佞幸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書稱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矣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

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畢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

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説也獨可説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

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

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
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
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
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
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
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
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賔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
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

閒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吳楚吳楚之人輕而多悍被髮文身袒裼裸裎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辟居於雎漳漢水之外隔之以山谷塹之以江淮此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置之外域不與約誓不就

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慼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遐裔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歴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

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繇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鎮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氐單于失援蹤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帝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扆襲

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

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

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外戚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効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

帝太后及卭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虖鑒兹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繇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

已移於天下而元后眷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

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黄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

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
䵷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六